

杂·文·的·裁·判

黄安国

黄安国

·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

·上海市杂文学会理事

前一段时间，人们讨论文化问题，多次谈到移风易俗。记得鲁迅先生好象也是同意将风俗包括在文化内的。然而，风俗的改变却不是口头上谈谈就能实现的。

譬如说如何对待接吻，就有个风俗变化的问题。

早些年，电影画报上刊载了《水晶鞋》中王子吻灰姑娘，结果引起一阵

风波，说法众多，印象不外乎刊登这样的

不适合我国国情之类

大概也还有一些统

说是犯罪率由此

云云。有些人对这

不以为然，整个社

会那副照可能引起

的后果也未有个统一认识，

各说各的。说着说着，相

类似的副照和相关的文字

似乎越来越多了，并且从王子接吻深化开来（其实这不奇怪，王子能为贫儿胡不能）。

至于深到什么程度，化到什么范围，哪些应该哪些不应该，都需做一番调查研究才能进行评

价。只是，不久前看过的一篇文章，说是并非夫妇关系的接吻就应理解为朋友见面的握手一样，这大概可以看成是变化的一个标志了吧。从王子吻灰姑娘引起震动到“如同握手”，人们的观念真发生这么大幅度的变化吗？五百年后的风俗史家能据此作出这几年中国风俗巨变的学术报告吗？



ZHAWEN
DE CAIPAN

求知书刊社编辑
学林出版社出版

杂文的裁判

ZHAWEN DE CAIPAN

黄安国

求知书刊社编辑
学林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徐智明

封面设计：王申生

杂文的裁判

黄安国 著

求知书刊社编辑

上海东江湾路444号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6.25 插页 2 字数 98,000

1983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500册

定价 2.50元

ISBN 7-80510-120-5/I·36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读《杂文的裁判》有感

罗竹风

文艺作品特别是杂文，一向都是一面“镜子”，或直射、或折射，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作家所生活的社会背景、客观条件、个人气质等等都必然影响到作品的主题、题材和风格。很多青年人反映：对鲁迅的杂文看不大懂，这正因为鲁迅所处的时代与今不同，他反映在杂文里的褒贬已不是青年读者亲身经历过的，这样难免有所隔膜。像我这样 77 岁的老人，可以说是旧社会的历史见证人，鲁迅杂文所说的一切，几乎都是亲身经历过的，因此每逢读这些有几十年跨度、“嘻笑怒骂”、辛辣深沉的杂文，就有一种油然而生的真实感和亲切感。

黄安国是现代青年杂文作家。他集结起来的 60 来篇杂文，莫不强烈地反映近 10 年来的现实生活，放射着耀眼的光芒；或揭露，或赞扬；揭露陈腐的，赞扬新生的，构成某些侧面的社会风貌，使人警惕，促人奋发。近 10 年来，党领导全国人民粉碎了“四人帮”的中世纪封建法西斯统

治，拨乱反正，使党的方针、路线、政策重新纳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特别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政策深入人心，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期间，人们逐渐懂得了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生产，是标志社会高度的标杆。我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还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资本主义可以逾越，而提高社会生产力和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生产，则是不能跳跃或跨过的。为达到以上目的，加快改革的速度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努力方向了。

现在改革虽已成为主流，但并不是人人都能够理解的。口头上反对改革的恐怕很少见吧，但改革是前无古人的创举，每前进一步，总有人看不惯，不但不采取支持态度，反而在背后指手划脚，评头论足，冷言冷语。这里也存在着一个“好得很”和“糟得很”的实质问题。改革是披荆斩棘的开拓事业，既无以往的经验可供借鉴，又不是经典著作曾经论证过的；只能从实际出发，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大胆地试探迈步。很难要求所谓“一步一个脚印”，笔直地前进。一步跨错，重新另来，“从头越”也就是了。即使脚步凌乱，但毕竟是在不断前进中，理应予以善意的劝导和支持。

中国有讲“中庸之道”的古老传统，凡事要求

不偏不倚，没棱没角，因袭守旧，不越雷池一步。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保守落后思想，“枪打出头鸟”、“露头的椽子先烂”，最好是明哲保身，原地踏步。吃惯了“大锅饭”，大家穷在一起不是也心甘情愿么？要改革，就难免冒一定的风险，不可能“一蹴而就”的。从中国历史来看，王安石的变法失败了，康有为的变法失败了，孙中山的革命也失败了，足证压力和阻力是无法克服的，这是客观和主观的局限，只能作为历史教训来对待了。现在的改革是翻天覆地、前无古人的大突破，关系到 10 亿人民的切身利益，虽然也有困难，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必然会以汹涌澎湃之势，摧枯拉朽，不断前进以至取得最后胜利。

黄安国的这本杂文集，覆盖面相当广，但基调却是揭露、批判“四人帮”的罪行，积极为改革事业开路。“文化大革命”结束 10 年了，中学生以至大学生已相当隔膜；再过 10 年，那时新生的一代，恐怕要当作“神话”来听了。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对中国历史进程起过巨大的扭曲作用，忘记过去也无从认识现在；历史是连绵不断的，不能截然分割。作家有义务把“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灾难，以各种文学样式如实地告诉读者，让他们永远记取前辈们以血泪凝聚的经验教训，从而变成自己手中的武器，继续同那些野蛮、腐败现象进行斗争。“君子不二过”，今后永

远不再点燃和煽动个人迷信的狂热，以至把祖国推向毁灭的边缘。

朦胧的空想是极端有害的，有谁曾经妄想通过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一跃而进入共产主义么？事实证明，此路不通。折腾不管多久，仍然要回到地上来。凡是应当做而没有做的，都得重新补课。现在是过去的延续，又是未来的桥梁，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被歪曲了的必须纠正，空白应当填补，只有把一切关系理顺，才能更快地前进。历史要发展，这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住的。农村实行包产责任制，多劳多得，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全国大部分地区得以温饱有余。城市也正在实行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改革，力求把经济搞活。现在还处在两种体制变革的过渡阶段，难免出现胶着状态；但再过两三年，各种经济渠道进一步理顺，城市也一定会出现同农村一样的透明度。

以杂文的形式反映 10 年来的变革，让黑暗加快死亡，使新事物不断成长，有诅咒、有揭露、有鞭笞，也有肯定、有支持、有歌颂……。这正是时代所赋予杂文作家的使命，也是杂文作家应当挑起的重担。黄安国的杂文起到了这两方面的作用。文笔简练而又流畅，是新作家的新文风。客观事物是非常复杂而且曲折的，要认识它们，必须深入事物的内层，鞭辟入里。因此，只

有以曲折的笔法跟踪推进，才能更有深度而耐人咀嚼。不妨说，黄安国的杂文是富有哲理性和明辨性的，犹如一潭深水，所显示出来的是沉潜、凝重、清冽，它与潺潺流水的小溪是迥然不同的两种类型。作为最早的读者之一，我往往被这些杂文闪闪发光的智慧所吸引。

有人曾经指责说：出版杂文集是浪费纸张，编杂文集等于“黄袍加身”，如此云云，似乎别有高见；但他所写的反对杂文的文章仍然是杂文，这真是在劫难逃。如果杂文真是浪费纸张，那么请问刊登反对杂文的杂文又当怎样理解？恐怕还得“一视同仁”吧。我以为，只要社会上还有值得赞扬或讽刺的大量事实存在，杂文就必然会发达兴盛。杂文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里，它具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顽强生命力，若要“唯我独醒”的姿态加以扼杀，恐怕只有自己碰壁的可能性。不管怎样，杂文依然会伴随着时代的脉搏而蓬勃发展的。

黄安国的杂文集，正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我愿意为它唠唠叨叨说以上这些话，不过表示个人对杂文的支持而已，岂有他哉！

1987年12月27日

目 录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读《杂文的裁判》有感

罗竹风

石一歌的“矛”和“盾”	1
“老”之罪及猴子	10
难答的问题	13
“好话”与“坏话”	16
“蒙汗药”的妙用	18
从伯乐说到改革	21
艺术剪影	24
非此即彼？	27
文学这面镜子	31
看戏有感	35
“好快刀”	39
仁者见仁	42
中裤、喇叭裤和“民族特色”	45
杂谈“古已有之”	48
各就各位	52
从孔子论政说起	55
力倡通脱	57
“附庸风雅”析	60

要有点不同声音·····	63
有感于“联想”·····	66
旁观者迷·····	69
改革与“者”·····	72
“无主货”与金戒指的启示·····	76
写你想要写的东西·····	79
“限定”·····	83
从“乡下人”谈起·····	86
阴历与传统·····	89
没有论争就没有杂文·····	92
知易行难(附录两篇)·····	94
人理与猫欲·····	100
略论屁股指挥脑袋·····	103
民风可变·····	105
我 说·····	107
忠 告·····	109
至胜之道·····	112
“穷”极无聊·····	114
感 时·····	116
适应就是发展·····	118
历史将继续审判他们·····	121
忽然想到·····	123
热情以待·····	125
对“出处”的崇拜·····	128
等待什么·····	130

奇谈怪论·····	133
听笑话·····	135
“杂文学”刍议·····	138
杂文的裁判·····	140
睁开眼睛说话·····	145
取 名·····	148
岂止是语言色彩·····	151
越说越糊涂·····	153
文化与开放·····	156
有感于“紧张”·····	158
说“看不惯”·····	161
早产的评论·····	164
“好心”种种·····	167
让他们“游刃有余”·····	170
谣言与流言·····	172
“佐罗”受困记·····	176
分析与审美·····	179
“社会科学有什么用”？·····	182
后 记·····	185

石一歌的“矛”和“盾”

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曾经指出：有一种人，“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四人帮”一贯就是这样做的。在他们觉得可以利用鲁迅的名字来欺骗人民，为其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勾当服务的时候，他们就搭起了一个写作班子，垄断鲁迅研究工作，大写所谓研究和学习鲁迅的文章。这写作班子常用的一个笔名是“石一歌”。也就是十一个哥儿们的意思。

石一歌在三、四年的时间里炮制了大量所谓“学习鲁迅”的文章，对鲁迅及其著作大肆歪曲篡改，十分紧密地配合了“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为此很受“四人帮”的赏识。“四人帮”在上海抓文艺的一个亲信，称赞石一歌的文章是：“路线对了头，一步一层楼”。石一歌“对了头”的是什么路线？不就是“四人帮”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线吗？

“四人帮”垮台了，广大革命群众正要批判“四人帮”通过石一歌在鲁迅研究领域所犯下的罪

行，并肃清其流毒。恰恰在这个时候，报纸上又出现了一篇题为《“四人帮”歪曲鲁迅是为了篡党夺权》的“批判文章”。文章“批判”了“四人帮”，“批判”了一篇题目长达 33 个字的黑文的作者吴耕畔，但是却设有一个字触及在“四人帮”横行的岁月里成为鲁迅研究领域中的一霸的石一歌。这颇使人迷惑不解：批判“四人帮”在鲁迅研究领域的罪行，为什么偏偏不触及石一歌？与其说这是“批判”，毋宁说是开脱。更奇怪的是，这个素昧平生的人，“批”着，“批”着，忽然表白说，他们去年写的一篇文章，曾被“四人帮”一伙判为“不切合实际”而扼杀了，俨然还是个“受害者”。同是这个“受害者”，文章末了，忽然又冒出来两句检讨，说，他们曾经在报纸上“歪曲地谈论”和“议论”过有关鲁迅的一些问题，“有着沉痛的教训”，“殊觉痛心”，云云。这位素昧平生的作者究竟是何许人也？过去从未见此君有过什么文章发表，何故忽而表白，忽而检讨，做出种种姿态？一调查，明白了，原来，此人就是“四人帮”横行时的石一歌。这是老店铺用的新招牌。挂出这个新招牌，也许是为了重振老店铺的旧业，然而，更重要的，似乎是起着保护石一歌的盾牌作用。归根到底，是石一歌抵挡群众批判的一张盾牌呀！

有盾必有矛。那么，石一歌的矛又在哪儿

呢？就在他那个盾牌的背后。现在我们就来掀开石一歌的盾，看看它背后的矛，并且来一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何如？

这篇“批判文章”中说：“1976年3月13日，《文汇报》上突然出现了一篇署名吴耕畔，题目长达33个字的黑文，曰：《由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这篇黑文就是在他（张春桥）及其上海余党精心策划下炮制出来的”，“目标全在于中央和地方一大批领导同志”，“这说明，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的野心，‘四人帮’及其余党是怎样地上下配合、遥相呼应”。

说得对，吴耕畔的黑文是“四人帮”“策划炮制”，是为了“篡党夺权”而“上下配合、遥相呼应”。但是，在吴耕畔那篇黑文出笼之后仅3天，即3月16日，《文汇报》上又出现另一篇和吴耕畔唱一个调子的文章，题目是《学习鲁迅，痛击右倾翻案风》。这篇黑文有许多句子和用语，跟吴耕畔的如出一辙，为什么避而不谈？原来那篇文章就是石一歌自己写的，也就是现在的这位“批判者”写的。自己批判自己，虽然这对那些愿意把立场转过来的人是必要的，但石一歌似乎不屑做一个“转变人物”，而要做一个起点很高的“英雄人物”，所以，把自己的文章和吴耕畔的文章摆在一起批，面子上不大好看，干脆来一个

掩耳盗铃，装作没有这回事，避而不谈算了。不谈只得听便，但是，白纸黑字，抹是抹不掉的。

石一歌3月16日的黑文，几乎是指名道姓地攻击了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文中赫然写道：“说是‘永不翻案’，那是假的，……因此只要时机一到，就把盘在头上的‘多得很’的辫子放了下来”，“此人狡猾而又凶狠，当革命势力占上风时，就把辫子盘到头上，伪装老实，一有风吹草动，马上把辫子放下来”。

这两段黑话，和吴耕畔异口同声，是石一歌这篇黑文的点睛之笔。他恶毒地把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比为鲁迅小说中的那个封建余孽赵七爷，加以攻击。然而石一歌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进一步说：“这场因辫子而掀起的‘风波’，其‘风源’在哪里？在北京。就在那个号称‘辫帅’的张勋身上。”“那场复辟的‘风波’就是由他这根辫子搅起来的。”“对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起来斗争。要斗争，就要把矛头对准复辟派的总辫子、总代表，因为他是‘风源’。‘风源’不解决，总辫子不割断，阿Q、七斤这些劳动人民是要吃苦头的。”请问石一歌，你们在前面既然已经清清楚楚地把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比作“赵七爷”了，那么，这个“风源”、“辫帅”、“总辫子”、“总代表”又是指谁呢？你们总不能说“辫帅”和赵七爷是一个人吧？总不能说被你们如此丑化、诬蔑并加以攻击

的那位中央领导同志，既是把辫子盘起来又放下的赵七爷，又是“总辫子”、“总代表”吧？你们的恶毒用心是很明显的，也不用我们来戳穿，我们还是借用你们“批判”吴耕畔的几句话来“还治其人之身”吧：“这是把一大批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久经考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概诬蔑为‘辫子党’，把毛主席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诬蔑为‘辫帅’。用心极其恶毒。”“‘四人帮’及其余党十分清楚，以他们这一小撮不齿于人类的东西去反对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总理，去反对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异狂犬吠日，蚍蜉撼树。于是不得不给自己披上一件马克思主义外衣，并且煞费苦心地打出鲁迅的旗号，用以欺骗群众。在这方面，他们是完全自觉的”。

我们把“批判”吴耕畔的这些话，拿来回敬石一歌，试问，有哪一字不是恰到好处？颇有点不足的是，没有提到：吴耕畔和石一歌恶狠狠地“要把矛头对准”的那个“总辫子”、“总代表”，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对他们“指示”得很明白：“应是那个被废除了的皇帝”，“应是整个旧制度”。

“四人帮”为了要打倒中央和地方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就编造出一个“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的公式。石一歌紧跟“四人帮”，不惜歪曲鲁迅，为其张目。他们及时炮制了《学习鲁迅，痛

击右倾翻案风》一文，把鲁迅在不同时候，针对不同对象的话，断章取义，东拼西凑，大谈其什么“民主派”、“同路人”。石一歌讲：“资产阶级民主派只是‘一时同道的伴侣’。”“在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中，资产阶级民主派也会卷进来，成为‘同路人’的，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阶级关系变化了，而他们的头脑中仍然是个资产阶级的‘王国’，于是便与无产阶级的一切格格不入，处处对抗了。”“在革命进行中，‘同路人’的‘离合变化’，是并不奇怪的，这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必然规律；目标不同，道路不同，不发生‘变化’倒是怪事。”在这里，石一歌完全成了“四人帮”的喉舌和攻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打手。他们真是在研究鲁迅吗？是在学习鲁迅吗？不，他们是在肆无忌惮地歪曲鲁迅的原意，强使鲁迅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所用。对于石一歌在所谓“民主派”、“同路人”问题上的反动言论，我们也不必多费唇舌了，还是仍借他们“批判”“四人帮”余党的话，来批自己吧。他们说：“四人帮”的一个余党，要别人帮他“找一些鲁迅关于批判‘同路人’的语录”。找鲁迅语录何用？原来是要给“四人帮”发明的那个“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的所谓“客观的必然规律”提供“理论根据”，“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老干部诬之为‘同路人’、‘走资派’，必欲打倒、置之死地而后快，